

作格系统的运作机制与语篇功能

苗兴伟¹ 梁海英²

(1. 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北京 100875; 2. 西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 语言在表征过程时存在两种不同的语法系统, 即及物系统和作格系统。及物系统强调的是过程的延伸, 即过程是否延及目标, 而作格系统强调的是过程的致使意义, 即过程是自发的还是由施事者引发的。在作格系统中, 及物动词的宾语可以充当不及物动词的主语, 这种作格交替特征使语言使用者在表征过程时可以选择不同的句式: 作格小句和非作格小句。一方面, 语言使用者在作格系统中的选择应服务于语篇的信息组织方式; 另一方面, 语言使用者在作格系统中的选择也体现了不同的语篇意图。

关键词: 作格系统; 运作机制; 语篇功能

Working Mechanisms and Discourse Functions of Ergativity

MIAO Xingwei¹, LIANG Haiying²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2.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Transitivity and ergativity are the two grammatical systems available for the representation of processes. While transitivity focuses on the extension of a process, that is, whether the process extends to the goal, ergativity emphasizes the causation of a process, that is, whether the process happens by itself or is caused by an agent. In ergativity, the object of the transitive verb can function as the subject of the intransitive verb. This feature of ergative alternation makes it possible for language users to choose from ergative and non-ergative clauses in representing the same process. At the textual level, language users' choice from the ergative system serves to facilitate the organization of information on the one hand, and contributes to the achievement of discourse intentions on the other hand.

Key words: ergativity; working mechanisms; discourse functions

1. 引言

“作格”(ergativity)是语言类型学在描写语言类型时常用的一个术语。语言类型学从形态标记角度研究作格,考察世界各种语言在作格形态上的表现(Dixon 1994; Givón 1995)。目前,作格现象已经超越了语言类型学研究的领域,成为语言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生成语言学从动词分类角度看作格,把不及物动词区分为非宾格动词和非作格动词,并从句法-语义接口的角度探讨作格特征与论元的指派问题(Levin & Rappaport 1995; Radford 2000)。认知语言学研究作格结构的语义特征及其与中动语态之间的关系(Langacker 1991)。功能语言学探讨及物系统与作格系统的关系(Davidse 2002; Halliday 1994/2004, 2009, 2014)。本文将在功能语言学的框架内对作格系统进行研

究,探讨作格系统的运作机制及其语篇功能。

2. 作格系统的运作机制

语言类型学家在描写巴斯克语(Basque)和爱斯基摩语(Eskimo)时发现,这两种语言中及物动词的宾语与不及物动词的主语有相同的格标记,而不及物动词的主语则具有特殊的格标记。及物动词的宾语与不及物动词的主语称作“通格”(absolutive),不及物动词的主语称作“作格”(ergative)。英语的 ergative 一词来自希腊语的 ergon(做事,行为)和 ergátēs(行为者),因此作格相当于及物动词的施事者(agent)。在此基础上,语言类型学家根据句子中主要名词短语在语法功能上存在的不同格标记,区分了两种类型的语言:作格-通格(ergative-absolutive)语言和主格-宾格(nominative-accusative)语言。两种语言的差异表现为(Silverstein 1976):

作格-通格语言: 及物动词主语 (作格)	及物动词宾语 不及物动词主语
主格-宾格语言: 及物动词主语 不及物动词主语	及物动词宾语 (宾格)

在作格-通格语言中,及物动词的宾语与不及物动词的主语同格,及物动词的主语标记为作格。在主格-宾格语言中,及物动词的主语与不及物动词的主语同格,及物动词的宾语标记为宾格。巴斯克语和爱斯基摩语属于作格-通格语言,印欧语系中的英语等语言属主格-宾格语言。

语言类型学对作格现象的研究和语言类型的划分在语言学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晓林 2008)。不同的语言学流派对作格现象进行的研究体现出理论视角和侧重点的差异,但这些研究是相互影响、相互关联的(曾立英 2007: 424)。

功能语言学的作格分析是在及物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Halliday(1970: 157-158)把及物系统和作格系统看作是用来表征过程的两种方式。及物系统提问的是:动作是否延伸至主动的参与者?作格系统提问的是:动作是否是由被影响的参与者引起的?例如:

- (1) The tourist woke.
(2) The lion woke the tourist. (Halliday 2014: 340)

不及物小句(1)和及物小句(2)的谓语动词都是 woke;同时,不及物小句的主语和及物小句的补语(即宾语)都是 the tourist。Halliday(2014: 340)指出,(1)和(2)是具有作格关系的句对,对这两个句子进行及物分析时(如表1所示),the tourist在(1)中是行为者,而在(2)中是目标,但在语义上,两句中“停止睡眠”的都是 the tourist。显然,用及物系统的“动作延伸”来分析小句(1)和(2)是有局限性的。

表1 及物分析

The tourist	woke.	
行为者	过程	
The lion	woke	the tourist.
行为者	过程	目标

由于小句(1)和(2)存在作格关系,适合用作格系统进行分析(如表2所示)。在作格系统中,每个过程至少要有一个主要参与者,过程通过这一参与者得以实现。Halliday(2014)把这个必不可

少的参与者叫做中介。过程和中介成为小句的中心,决定了小句其他成分的选择范围。除中介之外,还可能存在一个作为外部因素的参加者,即施事者。如果过程是自发的,就没有施事者;如果是由外部实体促发的,就存在施事者。小句(1)的过程不是由施事者引发的,参与者只有中介成分 the tourist,小句的组成部分为“中介+物质过程”。小句(2)的过程是由施事者 the lion 引发,小句的结构是“施事者+物质过程+中介”。在作格系统中,小句(1)为非作格句,小句(2)为作格句。

表2 作格分析

The tourist	woke.	
中介	过程	
The lion	woke	the tourist.
施事者	过程	中介

类似的作格句对还有很多,如 the boat sailed/Mary sailed the boat, the cloth tore/the nail tore the cloth, Tom's eyes closed/Tom closed his eyes, the rice cooked/Pat cooked the rice, my resolve weakened/the news weakened my resolve。Halliday(2014: 340)认为,这种模式在现代英语系统中获得了突出的地位,这一变化只是过去五百多年以来英语发展的一个方面,这些发展也导致了深远而复杂的语义变迁过程。这些变化在总体上,相对于经验功能而言,强调了英语语篇组织方面的语篇功能;在经验功能的内部,相对于“行为与延伸”而言,强调了过程的“原因与结果”方面。当代英语的及物系统非常不稳定,承受着极大的压力。这是因为英语需要不断顺应快速变化的环境,而且自乔叟(Chaucer)时代以来对英语的功能需求也在持续增长。Lemmens(1998)把动词逐渐进入到作格结构中的变化过程称为作格化(ergativization)。有的不及物动词,如 starve,最初只表示自发的过程,经过发展也可以用来表示由外部实体促发的过程,成为作格动词。有的及物动词,如 suffocate,最初只表示由外部实体促发的过程,经过发展也可以表示自发的过程,成为作格动词。

Davidse(1992: 133)认为,语言中存在着两套可供语言使用者选择的系统:将事件描述为自发的或由外力引起的作格系统和小句行为是否延伸至另一参加者的及物系统。及物系统和作格系统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它们处于一个连续体的两极(Halliday 2009: 80)。一个小句是用及物模式还是作格模式去分析,取决于其意义处于连续体中的什么位置,即所体现的及物程度和作格程度。如果小句表现出很高的作格程度,即靠近连续体的作格现象的一端,那么用作格分析比较适当,例如: He broke the vase。如果小句表现出很高的及物程度,即靠近连续体上及物现象的一端,那么用及物分析则比较合适,例如: The man walked out。而有些小句则可以用两种模式去分析,因为它们处于连续体的中间位置,在语义上同时涉及延伸和使役,比如, The lion chased the tourists。我们可以探究狮子的追逐是否会延及另一个参与者,如 the tourists;我们也可以探究旅游者的奔跑是由自己引起的还是由外力所导致,如 the lion。

作格系统与及物系统的差异体现在参与者与过程之间的关系上。首先,如果小句的动词为及物动词,在及物系统中,目标只是被影响的对象,但并没有参与到过程的动作之中;而在作格系统中,中介不仅是被影响的对象,同时也是过程动作的直接参与者(Davidse 1992: 118)。例如:

(3) John threw the ball.

(4) John opened the door.

(Davidse 1992: 118)

在小句(3)中,行为者 John 实施了“扔”的行为,但目标 the ball 并没有主动参与“扔”的行为。因此我们可以说“What John did with the ball was throw it”,而不可说“What the ball did was

throw”。在小句(4)中,施事者 John 实施了“开”的行为,中介 the door 既是被影响的对象,同时也是行为的共同参与者。因此我们既可以说“What John did to the door was open it”,也可以说“What the door did was open”。

其次,在及物系统中,如果小句的动词为不及物动词,小句中不能添加施事者;而在作格系统中,小句则可以添加施事者。例如:

(5) The children are swimming. * Who's swimming them?

(6) The news spread. Who spread it? (Davidse 1992: 123)

在小句(5)中,“swim”为不及物动词,不能在“The children are swimming”中添加施事者,因而不能说“Who is swimming them?”。在小句(6)中,“spread”为不及物动词,但作为作格动词可以有潜在的施事者,因此可以说“Who spread it?”。

综上所述,作格系统强调的是过程的致使意义(causation),而不是过程的延伸(Halliday 2014: 340)。Thompson (2004: 138) 认为,语言在表达由外力引起的过程和自发的过程之间的差异时,作格系统是语法化程度更高的表达方式。这与分析性致使结构(analytic causative) 有明显的差别。分析性致使结构需要借助表示致使意义的“cause”或“make”等动词,并在结构上造成了施事者与被动行为的分离,而作格系统体现为一个独立的过程与参与者角色的配置关系。例如:

(7) Our profits increased.

(8) Higher sales increased our profits.

(9) Higher sales caused our profits to increase. (Thompson 2004: 138)

小句(7)和(8)具有作格关系,小句(7)没有外部的施事者,把利润的增长表征为自发的过程,小句(8)的施事者为 higher sales,把利润的增长表征为由外部施事者引发的过程。例(9)是一个分析性致使结构,致使意义被显化,但在语法结构上,致使动词 caused 将施事者和被动行为割裂开来,致使结构因而包含了两个独立的过程。

致使意义是作格系统的核心概念,也是决定作格程度高低的参数。Thompson & Ramos(1994) 根据过程被词汇化的方式划分了四个作格程度等级:

同一作格语对(identical ergative pairs): 同一个动词既可以用于作格小句中,也可以用于非作格小句中,如: cook, break, broaden, enlarge 等;

匹配作格语对(matched ergative pairs): 用于作格小句和与之对应的非作格小句的动词不是同一个动词,但可以通过“致使”概念清楚地看出他们之间的语义关系。如: kill/die, keep/stay, make/become 等;

远程作格语对(distant ergative pairs): 作格小句与非作格小句中使用不同的动词,但可以通过“致使”概念推理出他们之间的语义关系。如: remove/disappear, knock down/fall down 等;

及物/不及物动词(transitives/intransitives): 不存在作格/非作格语对的及物动词(如 kick, hit 等) 和不及物动词(如 stumble, swim 等)。

就作格程度而言,最典型的作格动词是可以进行作格交替(ergative alternation) 的同一作格语对,这类动词既可以用于作格小句中,也可以用于非作格小句中。也就是说,作格动词可以进行“NP₁ + V + NP₂”和“NP₂ + V”的交替(倪蓉 2009)。Sinclair (1990) 列出了英语中具有典型作格特征的动词 84 个,短语动词 44 个,它们大多涉及变化、食物、运动和交通工具。曾立英(2009: 369) 列出了汉语中 161 个作格动词。当然,这些数字并没有穷尽所有的作格动词,而且语言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中。Levin (1993) 列举了 368 个英语状态变化动词,杨玲(2017: 55) 认为,所有的英语状态变化动词和绝大多数汉语状态变化动词都是作格动词。在确立作格动词时,不同的语言学流派

也会有不同的观点。例如 根据 Perlmutter(1978) 的非宾格假设关于非宾格动词和非作格动词的划分 ,Burzio(1986) 把非宾格动词看作是作格动词。这一点并不可取 ,正如 Haegeman(1994) 和 Radford(1997) 所言 ,并非所有的非宾格动词都是作格动词 ,因为作格动词必须具有致使意义。

3. 作格结构与语篇的信息组织

从语法的角度讲 ,句子在结构上受到句法规则的制约 ,有正确与不正确之分。从语用的角度讲 ,句子与一定的语境联系在一起 ,用来表达各种功能 ,具有合适与不合适之分。在语言使用的过程中 ,人们不但要运用合乎语法的句子 ,而且还要根据具体的语境来选用适当的句式(苗兴伟、秦洪武 2010: 152) 。在语篇的层面上 ,句法结构的选择与使用应满足或服务于语篇的衔接与连贯以及信息组织的方式。Cowan(1995) 认为 ,语言中存在着制约句法形式的语篇原则(discourse principle) 这些原则使说话者能够在语篇的展开过程中选择适当的句法结构来组织语篇。作格系统在语篇层面上的运作受语篇原则的制约 ,语言使用者需要根据语篇的信息组织方式在作格系统中做出选择。

作格系统中的作格交替现象可以使语言使用者在表征同一个过程时选择不同的句式 ,即作格句和非作格句^①。这两种句式在形式上分别体现为“NP₁ + V + NP₂”和“NP₂ + V”。句法结构的不同一方面体现出意义上的细微差异 ,另一方面也体现出语言使用者在表征过程时所采用的不同视角。作格交替使语言使用者可以选择从施事者的视角表征过程 ,也可以选择从事者(即中介) 的视角表征过程(Sinclair 1990: 155) 。语篇在展开的过程中需要保持视角的连贯性 ,这对语篇中句子主语的选择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因此 ,语篇的视角连贯性制约着语言使用者在作格系统中的选择。例如:

(10) The plan raised taxes , restricted credit , and introduced price controls. It was supposed to last six months but remained in effect for more than two years. Though it succeeded in slowing inflation , it also slowed growth and became increasingly unpopular. (BNC 语料库)

(11)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figures , Australia , New Zealand and Sweden are at the moment in reces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 Canad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 the worst of the recession is over; in West Germany and Japan , growth has slowed and is slowing. (BNC 语料库)

在例(10) 中 ,语篇围绕“the plan”这一话题展开 ,阐述了“这一计划”带来的积极效果和负面影响。因此 ,语篇把“the plan”作为施事者 ,并运用了“Though it succeeded in slowing inflation , it also slowed growth. . .”这样的作格小句 ,使语篇按同一个话题展开 ,保持了视角的连贯性。在例(11) 中 ,语篇在描述各国的经济状况时 ,是以不同的国家及其经济形势为视角展开的 ,没有涉及施事者 ,因此使用了“growth has slowed and is slowing”这样的非作格小句 ,保持了视角的一致性。

在叙事语篇中 ,除了受视角连贯性的制约外 ,对行为和事件的描写还受到信息组织方式的制约。Hopper & Thompson(1980 ,1984) 指出 ,在叙事语篇中 ,动词具有设景(grounding) 功能 ,服务于前景信息和背景信息的表达。前景信息是推动情节发展的信息 ,构成事件发展的主线 ,在语篇中是通过及物动词或有施事主语的不及物动词表达的。背景信息对事件的发展和情节的展开起铺垫作用 ,在语篇中通过不及物动词或状态动词、系动词以及无施事者的被动语态表达。通过对

^① Davidse(1992) 和 Lemmens(1998) 则采用了三分法: 施动(effective) 作格句(相当于 Halliday 的作格句) 、中动(middle) 作格句(相当于 Halliday 的非作格句) 和假拟施动(pseudo-effective) 作格句(如: The cooling system burst a pipe) 。关于假拟施动作格句的句法语义特征及语篇功能 ,请参考苗兴伟、梁海英(2016) 。

BNC 语料库的检索发现,作格句在叙事语篇中大多用来表达前景信息,而非作格句大多用来表达背景信息。例(12) - (15)均取自 BNC 语料库。

- (12) Though I had made up my mind, I stopped the car and thought for a bit. Then I opened the back door and out they went.
- (13) Kee was a very unhappy old man. He was sitting in his small house, looking out into the garden. Another big lorry went past the window. He heard the sound of a car coming down the road. The car stopped near the house, and a woman got out.
- (14) Kate went to the kitchen and turned on the light. She put the kettle on for a cup of coffee. Preparing three cups she went upstairs to her mother's room. She opened the door slightly and listened. All she could hear were soft snores. She shut the door gently then went to her daughter's room. She opened the door and went inside.
- (15) He sounded rather depressed, and looked sadly into the fire. Before anyone could reply, the door opened and Mr Boldwood came in. He greeted them all and handed the letter to Gabriel.

从以上语篇中可以看出,作格句所描述的动作或行为都属于前景信息,是情节展开的主线,如例(12)中的“I stopped the car”“I opened the back door”和例(14)中的“She opened the door slightly”“She shut the door gently”。非作格句为事件的发展提供背景信息,对情节的展开起辅助作用。如例(13)中的“The car stopped near the house”和例(15)中的“the door opened”。因此,对读者而言,作格句和非作格句在叙事语篇中所引发的期待是不一样的。作格句的施事者一般是叙事情节所涉及的事件或行为的参与者,在情节的发展脉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非作格句为叙述情节的展开作铺垫并引发前景信息。非作格句的前景信息引发功能是以作格交替为基础的。因为作格交替可以引发读者对非作格句的作格解读,从而使读者产生对施事者的期待。例如:

- (16) The young Genoese picked his way over the wreckage and, gripping Nicholas, arrived before the same door as it opened again. The man who opened it was Abul Ismail the physician. (BNC 语料库)

在例(16)中,非作格句“it (= the same door) opened”出现后,下文的“The man who opened it was Abul Ismail the physician”以“Someone opened the door”为预设信息,呈现了施事者的身份,从而将 Abul Ismail 顺理成章地引入了叙事语篇。例(16)的信息组织方式说明,作格系统中的作格交替可以改变句子的非作格解读,从而将读者对施事者的预期变成现实。

在语篇中,作格句和非作格句之间可以构成事件共指关系(event coreference)增强语篇的连贯性。事件共指指的是语篇中两个小句中的事件可以相互照应,即指称同一事件(Danlos 2001)。语言使用者通过在作格系统中的选择可以将同一个事件表征为无施事者参与的自发过程,也可以表征为由施事者促发的过程。就作格现象而言,事件共指产生于语篇表征同一过程的不同方式,其深层的动因则是作格交替。例如:

- (17) The Air Accidents Investigation Branch of th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 yesterday announced that it was investigating the accident at Edinburgh Airport on Thursday night when Gulzar Sattar, 32, a technical supervisor, of Harvie Avenue, Newton Mearns, died. He was killed by a propeller when manning a ground unit. . . (BNC 语料库)
- (18) Then, as Franca, who was nearest, was the first to see, Patrick opened his eyes. They opened for a moment, then closed, then opened again and gazed at Marcus's face. (BNC 语料库)

在例(17)中,“killed”和“died”构成匹配作格语对,分别出现在作格句和非作格句中,形成事件

共指。非作格句“Gulzar Sattar...died”只是概括了事件的发生,被动式作格句“He was killed by a propeller...”则通过被动语态描述了事件的细节。事件共指呈现了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以此推动了语篇的发展。在例(18)中,语篇首先运用了作格句“Patrick opened his eyes”把事件表征为有施事者和中介共同参与的过程,然后又通过非作格句“They opened for a moment, then closed, then opened again...”对事件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宛如摄影中的特写镜头。作格交替不仅使事件共指成为可能,而且使事件共指具有调整注意焦点的功能。

在汉语语篇中,事件共指经常是通过“是……的”结构实现的(苗兴伟、秦洪武 2010: 223)。“是……的”结构主要通过强调和断言对事件进行详细地描述。例如:

(19) 雨雨这天醒的很早。她睁开眼睛天才蒙蒙亮。她很少这么早醒,是被梦惊醒的。(胡小胡,《太阳雪》)

(20) 这火一碰到人,火灭,人死,故名死火。而今唐肥没有死,火却灭了。火是被打熄的,是被唐花打灭的。(温瑞安,《英雄好汉》)

在例(19)中,“醒”和“惊醒”构成作格关系,在该语篇中共指同一事件,“是被梦惊醒的”是对事件的详述。在例(20)中,“灭”和“打熄/打灭”具有作格关系并共指同一事件。无施事者被动作格句“火是被打熄的”道出了火是怎么灭的,而有施事者被动作格句“是被唐花打灭的”则追加了施事者的信息。

4. 作格结构与语篇意图

语篇产生于语言使用者在语言的意义潜势中的选择(Halliday & Hasan 1985)。语言使用者的选择一方面受到语言语境和社会文化语境的制约,另一方面需要服务于特定的交际目的或语篇意图。选择往往是有动因的,几乎不存在毫无目的的选择。语言使用者在表征现实时,需要根据语篇意图在词汇语法系统中做出选择,从而达到语言交际的效果,影响他人的态度和行为。当然,选择的前提是语言系统为语言使用者提供了可以选择的资源,特别是相同意义的不同体现方式。

作格系统为语言使用者提供了不同的选择,使语言使用者在描述事件时可以从施事者的角度,把事件表征为由施事者引发的过程,也可以从受事者(即中介)的角度把事件表征为自发的过程。作格系统表征事件的不同方式体现出作格句与非作格句的区别:作格句具有施事性(agency),而非作格句不具有施事性。表面上看,施事性与施事者的隐现有关,但非作格句与省略施事者的被动语态在施事性上是有差别的。The glass broke 和 The glass was broken 都没有施事者,但就其句法结构而言,前者只能容纳一个参与者,没有容纳施事者的句法空位,而后者则可以添加施事者,因而具有施事性,因为我们可以用“Who...by?”表达疑问(Halliday 2014: 349)。

语言使用者可以通过在作格系统中的选择建构不同的世界观(Thompson & Ramos, 1994)。Mühlhäusler(1996: 123)指出,澳大利亚土著语言的一个特点就是运用不及物作格动词加强人与事物之间的身份认同。这些语言中的作格动词经常用作不及物动词,从而把人类的施事性看作是特殊的形式。Goatly(1996)通过对环保语篇的研究发现,环保语篇倾向于运用非作格句把自然表征为有生命力的实体,而不是被作用和影响的对象。Halliday(1973: 103-143)对《继承者》(The Inheritors)的分析说明了作格结构是如何建构和反映世界观的。《继承者》是诺贝尔奖获得者William Golding的一部小说,这部小说反映了一个文化落后的部落被先进的部落征服和消灭的过程。前者由于世界观的限制,只能看到过程与单个实体的极其简单的联系,而看不到过程与不同实体的复杂的内在联系和因果关系。例如:

(21) The bushes twisted again. Lok steadied by the tree and gazed ... The stick began to grow

shorter at both ends. Then it shot out to full length again.

The dead tree by his ear acquired a voice.

‘Clop!’

His ears twitched and he turned to the tree. By his face there had grown a twig. A twig that smelt of other and of goose and of the bitter berries that Lok’s stomach told him he must not eat. (William Golding, *The Inheritors*)

小说中是通过该部落的最后一个成员 Lok 来观察世界的。为了表现 Lok 世界观的局限性,小说中运用了大量的非作格句。例(21)中的作格动词及短语“twisted ,steadied ,grow shorter ,shot out , twitched ,grown”等都出现在非作格句中。这些非作格句的使用并非出于偶然,而是揭示了 Lok 的世界观:在 Lok 的世界中,事件和过程没有外在的施事者,事件之间也不存在因果关系。

非作格句用来表征实体所发生的变化,该变化是由自发的过程引起的(Goatly 1996)。语篇大量使用非作格句的目的除了反映和建构世界观,即突显事件的非施事性,还可以突显事件和过程的不可控性。例如:

(22) Off they went. A reddish brown steam was rising off the miles of bush , off the lands , the earth. Again the sunlight darkened.

As the clotted branches lifted , the weight on them lightening , there was nothing but the black spines of branches , trees. No green left , nothing. All morning they watched , the three of them , as the brown crust thinned and broke and dissolved , flying up to mass with the main army , now a brownish-red smear in the southern sky. The lands which had been filmed with green , the new tender mealie plants , were stark and bare. All the trees stripped. A devastated landscape. No green , no green anywhere. (Doris Lessing , *A Mild Attack of Locusts*)

在例(22)中, Doris Lessing 在描写蝗灾时大量使用了非作格句,把蝗灾表征为一场自发的、不可控制的灾难,施事性的缺席使人类在蝗灾面前显得无能为力。作者把蝗群喻为红褐色蒸汽(reddish brown steam) 和褐色积层(brown crust) ,使用了“rising^② ,thinned ,broke ,dissolved”等作格动词描述了蝗群起飞和降落的场面。同时,作者还运用了“the sunlight darkened” “the clotted branches lifted” “the weight on them lightening” “All the trees stripped”等非作格句式描写了蝗群所产生的影响和带来的破坏。非作格句把蝗灾的发生及其后果表征为自然发生的过程,把蝗灾的势不可挡和人类的无能为力体现得淋漓尽致。

施事者的隐现反映了作者在语篇中想要表明的某种立场与观点。而某一过程中参与者的频繁出现也能体现作者的态度与意图。换言之,作者总是有意识地借助于作格中施事者的出现与否来构建一个独特的视角,从而达到自己的意图(王全智、徐健 2004: 57)。作格句从施事者的视角表征过程,将责任归咎于施事者;非作格句通过隐匿施事者,可以淡化责任。例如:

(23) Private Danny Chen was alone when he died. (*New York Times* , 2011 , Dec. 23rd)

(24) Justice for Danny Chen , killed by his fellow soldiers. — The 19-year-old private deserved better. (*New York Daily News* , 2011 , Dec. 22nd)

2011年,美国华裔士兵陈宇晖(Danny Chen) 因不堪虐待,自杀身亡,例(23)和(24)是美国两家报刊在报道此事件时所用的语句。例(23)是《纽约时报》在一篇关于陈宇晖死亡的社论文章“*A Soldier’s Death*”中所使用的句子。文章使用了无施事性的非作格小句“when he died”,并在标题中

② rise 与 raise 构成作格语对, rise 用于非作格句, raise 用于作格句。

使用了名词化的“death”,将陈宇晖的死亡表征为自然发生的事件,淡化了责任。例(24)是《纽约每日新闻报》在报道此事件时的一则新闻标题,该标题不仅使用了非常醒目的作格动词“killed”,而且明确指出了该动作的施事者,即美军士兵应对陈宇晖的死亡负责,体现出追究问责、伸张正义的媒体立场和态度。两家报刊在报道同一个事件时在“die/kill”作格语对中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使用了不同的句式,从而体现出了两家媒体在语篇意图上的差别。

5. 结束语

及物系统和作格系统体现的是语言表征过程的不同方式。及物系统强调的是过程的延伸,即过程是否延及目标,因而小句有及物和不及物之分。作格系统强调的是过程的致使意义,即过程是自发的还是由施事者引发的,因而小句有作格和非作格之别。作格系统与及物系统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作格系统中的作格交替现象,即作格系统中的中介既可以充当作格小句的宾语也可以充当非作格小句的主语。作格交替使语言使用者在表征同一个过程时能够选择不同的句式。一方面,语言使用者在作格系统中的选择取决于语篇的信息组织方式。语言使用者可以通过不同的选择服务于语篇的信息组织,保持语篇的视角连贯。在叙事语篇中,作格小句用来呈现前景信息,而非作格小句则用来呈现背景信息。由于作格系统使语言使用者以不同的方式表征同一过程,因而为语篇中的事件共指和注意焦点的转换提供了潜势。另一方面,语言使用者在作格系统中的选择也体现了不同的语篇意图。由于语言使用者可以从施事者的视角也可以从中介的视角表征同一过程,语言使用者可以通过在作格系统中的选择建构不同的世界观。施事者的隐现反映了作者在语篇中想要表明的某种立场与观点。作格句从施事者的视角表征过程,将责任归咎于施事者;非作格句通过隐匿施事者,可以淡化责任。因此,作格分析在批评话语分析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刘明(2016: 66)通过新闻话语分析发现,综合运用及物分析和作格分析,更能丰富批评话语分析的文本分析手段,揭示新闻话语表征背后所隐含的意识形态意义。

参考文献:

- [1] Burzio, L. *Italian Syntax: A Government-Binding Approach* [M]. Dordrecht: Reidel, 1986.
- [2] Cowan, R. What are discourse principles made of? [C] // Downing, P. & M. Noonan. *Word Order in Discours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5. 29-49.
- [3] Danlos, L. Event coreference in causal discourses [C] // Bouillon, P. & F. Busa. *The Language of Word Mean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216-244.
- [4] Davidse, K. Transitivity/Ergativity: The Janus-headed grammar of actions and events [C] // Davies, M. & L. Ravelli. *Advances in Systemic Linguistics: Recent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Pinter, 1992. 105-135.
- [5] Dixon, R. M. W. *Ergativity*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6] Givón, T. *Functionalism and Grammar*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5.
- [7] Goatly, A. Green grammar and grammatical metaphor, or language and the myth of power, or metaphors we die by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96, 25: 537-560.
- [8] Haegeman, L. *Introduction to Government and Binding Theory* [M]. Oxford: Blackwell, 1994.
- [9] Halliday, M. A. K. Language structure and language function [C] // Lyons, J. *New Directions in Linguistic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0. 140-164.
- [10] Halliday, M. A. K. *Explorations in the Functions of Language* [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3.
- [11] Halliday, M. A. 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M]. London: Hodder Arnold, 1994/2004.
- [12] Halliday, M. A. K. Methods-techniques-problems [C] // Halliday, M. A. K. & Jonathan. J. Webster.

Continuum Companion to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New York: Continuum, 2009.

- [13] Halliday, M. A. K. *Halliday's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M]. London: Routledge, 2014.
- [14] Halliday, M. A. K. & R. Hasan. *Language, Context, and Text: Aspects of Language in a Social-semiotic Perspective* [M]. Victoria: Deakin University Press, 1985.
- [15] Hopper, P. & Sandra A. Thompson. Transitivity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 [J]. *Language*, 1980, 56: 251 – 299.
- [16] Hopper, P. & Sandra A. Thompson. The discourse basis for lexical categories in universal grammar [J]. *Language*, 1984, 60: 703 – 752.
- [17] Langacker, R.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II. [M]. Stanford: University of Stanford Press, 1991.
- [18] Lemmens, M. *Lexical Perspectives on Transitivity and Ergativity: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in English*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8.
- [19] Levin, B. *English Verb Classes and Alternations: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 [20] Levin, B. & M. Rappaport. *Unaccusativity: At the Syntax-Lexical Semantics Interface* [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5.
- [21] Mühlhäusler, P. Linguistic adaptation to change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C] // Fill, A. *Sprachökologie und Okolingüistik*. Tübingen: Stauffenburg Verlag, 1996.
- [22] Perlmutter, D. M. Impersonal passives and the unaccusative hypothesis [C] // *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1978.
- [23] Radford, A. *Syntactic Theory and the Structure of English: A Minimalist Approach*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24] Radford, A.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A First Cours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25] Silverstein, M. Hierarchy of features and ergativity [C] // Dixon, R. M. W. *Grammatical Categories in Australian Languages*.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1976. 112 – 171.
- [26] Sinclair, J. *Collins Cobuild English Grammar* [M]. London: HarperCollins, 1990.
- [27] Thompson, G. & R. G. Ramos. Ergativity in the Analysis of Business Texts [J]. *DIRECT Working Papers*. Sao Paulo: CEPRIIL, Catholic University of Sao Paulo, 1994, 3.
- [28] Thompson, G. *Introducing Functional Grammar* [M]. London: Hodder Arnold, 2004.
- [29] 刘明. 及物分析、作格分析及其在批评话语分析中的应用 [J]. *外国语*, 2016, (5): 66 – 74.
- [30] 刘晓林. 特殊句式作格化的强弱及其类型学意义 [J]. *外国语*, 2008, (3): 31 – 38.
- [31] 苗兴伟, 秦洪武. *英汉语篇语用学研究*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0.
- [32] 苗兴伟, 梁海英. 虚拟作格句的语义特征与语篇功能 [J]. *外语教学*, 2016, (5): 1 – 5.
- [33] 倪蓉. *现代汉语作格交替现象研究* [M].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9.
- [34] 王全智, 徐健. 作格概念的延伸及其解释力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4, (1): 55 – 59.
- [35] 杨玲. 基于语料库的英汉状态变化动词语义 – 句法界面比较研究 [J]. *外国语*, 2017, (3): 52 – 60.
- [36] 曾立英. *现代汉语作格现象研究* [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9.

收稿日期: 2019 – 03 – 14

作者简介: 苗兴伟 (1967 –) 教授, 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语篇分析、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用学、文体学。
梁海英 (1978 –) 博士, 副教授。研究方向: 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篇分析。